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乎吾奏之以人徴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

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

樂無言而心恱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

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為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無不周也塞兊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闇然遂使化去弘敞無邊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悚懼之

情怠既怠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也
混然無係隨叢而生適在體中故無别形布揮不曳
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
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
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悦
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太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
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他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

不常滿谷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髙明則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而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他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藂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徒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

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奚以張爲哉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故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祟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之末而已

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息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愚故道此之謂也

祥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徽之以天而建以太
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之懼懼則神出故祟
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
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墮體黜聰故適終奏以無怠
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
故聞之惑惑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
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

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默默莫識其所以然也
奏以人者和暢品彙徽以天者諧美自然行以禮義
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
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
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
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
凝滯鬼無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
則不晦矣逐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適所

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息息至和則無息至樂則自然如叢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誰耶故其性湛然布揮不曳也真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聲歛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炎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覩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

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遁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鬳齋云奏以人事徵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

止於有窮至逐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常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無怠不已命猶理也混同相逐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稽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

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怠故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

南華論道而舉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胸中

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徼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阬以物為

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包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無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呺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呺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窈㝠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

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觧使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吕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容止埶潛之下必有聞霆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儻然當是倘然倘恍自失貌焱氏一本作猋必遥切

太古無為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眛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必身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

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狚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狚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先王典禮

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興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齋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芻狗寢臥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眯取先王應世之迹與

弟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圍
於陳蔡死生與鄰之昧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
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
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柤梨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猨狙
以周公之服是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夫有
道立教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
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

猶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激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臥其下不夢必眯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

足以致他妖師金以此意告顔淵今汝夫子述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為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槹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槹者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猨狙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

則一而所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矉則一而美醜異矣

祥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子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

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獘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槹橘柚終況以猿狙好醜古今周魯之不可猶一也諺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則獘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治則為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欲辛與辛

應時而變者也故順猨狙之性則易馴效西施之矉

則愈醜矣

膚齋云師金亦荷篠丈人楚狂接輿之類蓋謂儒者

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川陸舟車之喻言

時不同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

方所以應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應物之喻柤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不同禮五

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强令人行之是强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矉也此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巳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獘至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眛也而猶遑遑然覬復古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輙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

能如桔橰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强猨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眯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切成法師疏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為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

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

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内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者過去則冥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而多責故當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已為物遊而任之斯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偽矣天下未有

以所非自累者而沒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舍之而悲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
喪矣所以為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
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為
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
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
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

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已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强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

得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釆者莫非眞也不能讓禄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觧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

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獨註夫道妙在隂陽之外其粗在度數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得之於隂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於其下者無他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外入者不止於心由

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迹也逍遥無為不貸

無出釆眞之遊即天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能鑒見玄理以闚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也祥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寓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巳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宿

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道是也貸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遲田者興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為之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閏可筭數無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為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

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蘧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飡於莽蒼之野連墻而不相往來是謂采真之遊真則不偽矣矜富者怯祿誇榮者惜名恃權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不辱怨恩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則器不濫矣逆變則蹇蹇則名實虧名正則實正或矯

而為之是靈府不通也
鬳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自得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

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仁義不可久處為其有迹覯見也纔有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操之而恐失則慄舍之而迷變則悲略無所見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

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汩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未能無心而以是為不然則胸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

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内無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斵况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瑤之氣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毁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

也以逍遥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遶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眞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能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遥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觧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

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遷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張口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

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趍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

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鼔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䖟則不

累於其身可知矣

疑獨註朴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白鵠黑烏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辨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

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粃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噆膚欲不憒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倣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荷擔仁義奔走陳迹哉猶鵠白烏黑物自羣分夫何足辯涸魚之呴濡

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寘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

鬳齋云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譬憯毒言其苦憒逆也放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不待浴黔自然之質不

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

魚之呴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

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

然者也散而成章爛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

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故聃以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喻仁義之憒心葢

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眞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辨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為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為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為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為仁之至也孔子見

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耼老耼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耼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耼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靈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强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巳

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獘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獘令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獘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敝也子貢

本謂老子獨絶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毁五帝上及三王則失其所以為談故立不安吕註老子以仁義憒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

知憯於蠆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蹵蹵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倨者居不為容應徼者不得已而應年運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耼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

故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故曰不
同黄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有親死
而不哭者世不以為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
法成於堯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
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純以人道
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故澆淳散朴大道廢
有仁義矣民欲叢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
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别誰何赤

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别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王治迹既獘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獘故以女為婦上下悖逆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猷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虚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身晦雷聲

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也三皇五帝德有優
劣其治不同而係聲名一也黄帝之治天下兼忘故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為親喪殺
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
而誰人始夭矣禹治天下使民心變孜孜為生人有
心也彼伐不怨兵有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
自為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
駭儒墨興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彝倫攸斁也

是知立法成始法變必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慮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修謁也倨堂有傲意應徵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為降殺昔無此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能問人為

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獘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蠆蠆鮮少規求也小獸所求鮮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寞寞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有順人自為種而

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强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蠆蠆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明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眞性任物之眞性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無自而可也如烏鸖

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若繙經以説則疎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若

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

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鶂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强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明其悟道之難

鵲魚蜂三者皆不因孚慈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為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為履應過為迹白鶂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

時不可止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瓦爍為金迷則璧玉皆石孔子遂悟鶂鶃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况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為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鬳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鶂相視以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

違䴉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絶而後

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為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

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

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若無為之為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

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

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𤲅也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慱盖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主聖人者與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鵁蟲之風化烏鵲之

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

本篇以天地運處啟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

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
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
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
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
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布聲所存無非
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相反之柤梨
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
乎適宜烹鮮在乎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

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沛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乾隆御覽之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㠑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虚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悉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遥也然此皆各自得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為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巳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漠無為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為高至導引以為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為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脩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為無為也

林疑獨註凡為亢者未必知脩為脩者未必知治為治者未必無為無為者未必能壽為壽者未必能死

而不忘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
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
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
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
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
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為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
焦子推赴淵申徒狄下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

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藪澤巢父嚴光閑曠公閱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嘘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無不忘無不有乃能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為天地之平虚無為道德之質也林膚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為尚高論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静即入山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潔教誨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

擊之事避世閑隱超出是非之外與亢為非世者不同能經鳥申即華陀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楮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為得之

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為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孰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

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為則雖歴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内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為於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付之天

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䰟不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淡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槩静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纎芥之違天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淡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

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皦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

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為德之邪喜怒倐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淡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名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萌言是化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去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無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

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見無為恬淡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為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為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為邪不變為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為過無忤為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為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為粹之至

也

碧虚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衮氣襲於不恬淡神德全完者諸詬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為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驕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含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虚無恬淡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

樂履道者忘喜怒喪巳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
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至淡者遠
俗至粹者莫逆也
鬳齋云平易恬淡即是無為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
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
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汎然無著何思
謀之有光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䰟靜故不

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為物所累也曰静虛曰恬淡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淡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一無為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

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来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絶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淡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彀中而不思為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水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因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為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能守之耳苟不以虧為純則雖百行

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茍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人之所謂靡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

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静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人之方術有制於虚静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寳哉乃不知礪之

以純粹柙之以静一藏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是皆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之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已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精勞

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偽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不變所以盡性淡而無為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為神柙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藏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

而不遺不可為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為同帝亦
強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為一
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又舉
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
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
莫動則平身中真水亦如之若純粹静一動合天理
雖不錬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

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侔造化善

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

四事貴精為上謂虛其靈府塞其六鑿也質不為塵

染則素神不為事撓則純體備神素非真而何

鬳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

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無為中有

為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為中有為乎養神即是養

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押藏况精神乎化育

萬物亦此神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為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為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為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真人至人非有優劣也聖人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

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歴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亢孔孟之為修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閒老彭之為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虚無

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

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

夫如是故靜虛淡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

申以柙藏干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

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

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

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

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

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葢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

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已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

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而仁迹行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冐彼若以此冐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

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溟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
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
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
中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
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
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冒彼為哉
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

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競者偽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知理出其性和

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已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為仁有理以為義義明而後物親乃表吾之不欺忠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以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强欲以德覆冒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祥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偽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淪於邪矣而後思以求致其明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

而為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而禮出於義也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汙在垢而求照非蔽蒙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善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已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中和而不淫者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以正性自檢則真率

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已德德固則守恬而不冒此乃各正性命而恬知相養者也

鬳齋云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虚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為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

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得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巳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生則惡可巳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積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

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

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
如饑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
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入乎邪
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寖遠乎道而已道以恬淡
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
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絶學無思
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
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 疎此

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汩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

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静所以或偏利害相摩水火焚和而真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静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

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

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觧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

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黄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

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
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絶聖棄知復歸於無
物而是篇論至於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燧人羲
黄不得容於其間也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
不知吾身有所謂皷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
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
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
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

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疑獨註自人在混芒之中至此之謂至一文意屢見

於前茲不復說燧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為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為一若在混芒之世也神農伐共工黃帝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羣生矣堯平章百姓舜流放四凶興治行化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迹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為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為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

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祥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

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為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為
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攬是非攖
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閒閒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
以知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
滅質益之博以廼心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
止熖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
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黃帝

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朱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絶學則心靜棄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膚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純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

益遠有行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章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得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

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盖上古淳質猶嬰兒之未孩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兹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覬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

宋 褚伯秀 撰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

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間為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

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

乎道時也時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歸於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已一者精義無迹然

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祥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况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

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石羣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内豈非存身之道乎

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

漆園其徳隠矣隠故不自隠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傅説版築吕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鬳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隠也夫隠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

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
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出世累固
未必以一已之遇不遇介懐此特為世道而言是
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觧人之悲者
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
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
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

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名舉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盖原於此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

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遊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也所謂得志

者全其内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懽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而虧内是為倒置也

吕註存身則静而已行身非徒静必應變而不害乎静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徳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徳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徳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

損以趨世正巳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巳失性是為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巳則天

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為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顔子以簞食瓢飲為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德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寳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

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為樂其去為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祥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德志者無他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性命之根以形骸為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

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碧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衒有益必有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内矣

鬳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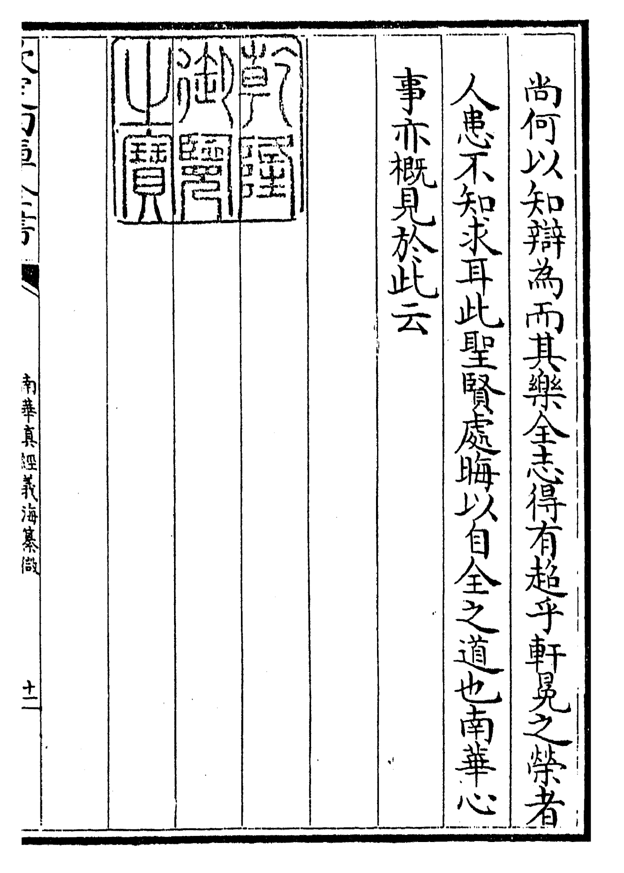
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德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真樂

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言獨立不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内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

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
而失則冠屨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當是存身上文可照危當是巍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昔猶世緣漸失
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
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
是又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
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

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奈何致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之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



尚何以知辯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概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